

旅舍輯



旅舍輯

目次

穆時英	林徽音	林徽音	何家槐	何家槐	杜衡	杜衡	杜衡	施蛰存	施蛰存	施蛰存	張天翼
空閑少佐	愛的徘徊	西冷的黃昏	晚餐	惡行	乳傭篇	亭子間裏的房客	紅與黑	夜行	旅舍	李師師	脊背與奶子

No. 396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目次

脊背與奶子·····	張天翼·····	一
李師師·····	施蟄存·····	五三
旅舍·····	施蟄存·····	七一
夜行·····	施蟄存·····	八七
紅與黑·····	杜衡·····	一〇五
亭子間裏的房客·····	杜衡·····	一二五
乳傭篇·····	杜衡·····	一四五
惡行·····	何家槐·····	一六五

晚餐·····	何家槐·····	一九九
西冷的黃昏·····	林徽音·····	二一五
愛的徘徊·····	林徽音·····	二四三
空閑少佐·····	穆時英·····	二六五

脊背與奶子

張天翼

原书空白

一

鎮上的人大家都談着一個新聞：任三嫂在莊谿。

『是不是她野老公那里？』

『唔。還生了一個女兒哩，』低聲說。彷彿一說得大點兒就造了口孽似的。可是在他丈把遠以內的也還聽得見。

『她給任三生的那個兒子怕也是野種吧。』

大家對這問話的小夥子瞧了一眼，又說到這消息是該祕密的。

『喂，莫走了風。任三家裏打算捉她回來。』

『長太爺不曉得要怎樣發脾氣哩：族裏出了這樣……這樣……呃，這樣那個的女人：呃？』

那個小夥子就把下嘴唇往外攢了一下：

『哼！』

『長太爺是，』裝着很知道的勁兒，『他是……他很……』

有幾片嘴唇扁了一扁，嘴角往下灣着。一些話就給關在了嘴唇裏面。只得用鼻

孔

『唔，唔。』

大家就回去等着：有戲看。你瞧着，長太爺準得有一手。

長太爺真在打算着一手。

『哼！……』

過了會兒：

『唔。……』

你要是和長太爺一混熟，你就得知道他現在正生着氣，也在打着主意。

他左腿疊在右腿上。右手的小指忙着剔牙齒。臉上像塗着蠟，一線陽光斜到他右邊腮巴上，顴骨那兒就像個玻璃瓶似的放亮。

這件事到了他長太爺手上！

疊着的腿子一上一下地抖了起來，大襟上沾着一片瓜一壳就簸動得像大洋裏的小划子。

真不懂任三嫂跟上了莊谿那兔崽子有什麼鳥好處。他想着這件事。頂好把那個兔崽子也診他一診，給他點兒王法。可是別人姓劉，他長太爺可管不着。

右手剔牙剔得更起勁，彷彿要給自己的牙齒一點兒王法什麼似的。自己聽得見指甲割着牙齒響——憂，憂，唾沫沿着手心流下來。

『哼！』

聽說莊谿那野老公不過是個田夸老。可真怪，任三嫂可跟上了這麼個傢伙。可是也許那劉的有點什麼長處，一些騷貨特別喜歡的。

腿子抖動得幾乎跳起來。那片瓜子壳子在大襟上站不住，給弄得東奔西奔的，一個不留神就給摔到了地下。

任三嫂一找回來了，準得打爛她的脊背肉。……

你說他又得『哼』了吧——他生了氣？
不。

倒是——他全身軟了一下。

任三嫂那身肉可經不起打。她那身肉——其實說『肉』是錯了的，應當說是芡實粉，再不然就是沒有蒸透的蒸鷄蛋：手指點一點就得破似的。

長太爺噓了口氣。任三嫂那身肉真可禁不起打，單止她的腮巴子——

她的腮巴子是怎麼個勁兒，長太爺那隻剔着牙的右手頂明白：牠扭過牠。

『臉子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還這麼嫩，別的地方不知道要怎樣嫩法哩。』

可是任三嫂並不因為長太爺讚美她她就高興。她有點蹙扭勁。她把那雙漆黑的眼瞪着，叫了起來：

『做什麼？』

『不要假正經，曉得吧。……任三吃你不住我是知道的。他是不是很……』

那隻留着長指甲的右手又對她突出奶子的胸部伸了過去，可給任三嫂一手打開了。

『青天白日裏你調戲人！……真不要臉！……』

『青天白日調戲不得，晚上就好來那個。……任三你是不過勁的，唔。我同你……』

『滾，滾！』

『爲什麼要這樣兇？』長太爺差點沒給她推倒。

『死不要臉的！老不死的！虧你還是族紳——任家族上真倒盡了楣！……』

長太爺可就有點兒不高興了：

『說什麼！』

『你不要仗着你是個族紳，你不要……』

『你再說，你再說！』搶一步上去。

瞧瞧四面。

沒有人。只有趙老八家裏那條花狗沿河岸跑着，把泥地上印着一路的梅花印。

狗是不會說話的。

他打算一把抱住她。他想在那兩片活動着嘴唇上咬一口。他得把她吃下去：單

止那兩塊紅紅的腮巴子就夠多好吃，不說別的。他眼睛塗上了千把根紅絲，額上的青筋突出得兩分高。

可是任三嫂跳開了。

『畜生！老狗！強盜！雜種！痞子！任剝皮……』

這一大串嘖嘖刮刮的話他並沒聽見。

『好嫂子。你不要太……太……你不要那個。……你要什麼有什麼。你依了我，唔，唔，你依了我……』

『滾你娘的臭蛋！……死不要臉的老畜生！——還是族紳，還要管地方上的事！……死不要臉的……』

長太爺這回動了火。

『你不要太得意！……不識抬舉的傢伙，我好意要抬舉……要……要……要……』

……

『哪個認得你這臭瘟蛋！……仗着有錢有勢，大太陽底下調戲人！……』

『你再說！』

『怕你！……你這畜生，任剝皮，瘟傢伙！……』

『哼！』長太爺手指有點打顫。『哼，哼！你小心，你！』

『怕你什麼：我隨便告訴哪個，族紳調戲人。……』

『這瘟女人真厲害！』

生氣管生氣，任三嫂那身子——單只是腮巴子，就簡直是茭實粉，是沒蒸透的蒸鷄蛋，這可是真的。她那雙眼珠會飛，會說話。那兩片變得怪勻稱的嘴唇一動，馬上就露出一排發光的牙齒來——整整齊齊地站着。

這麼兩片嘴唇，今天罵了他。

女人的罵和男人的不同。唔，罵幾句沒屁關係。就是給她用那對棉花的手打幾拳都不在乎，只要她肯那個。

『唔唔。』

長太爺在打主意。

他可不能威脅她：弄得不好她真去對別人說長太爺調戲她，可不大好。他不能太性急；女人的心眼兒他挺知道——心裏想的是一回事，嘴巴裏的又是一回事。你瞧焦四姐，不是麼，到頭來還是跟上了他。女人總是女人，任三嫂總不會老是那麼……

得，就這麼着。第二天太陽快下山，長太爺拿着一個玉圈子到河邊上找着任三嫂。

『喂，喂。』

沒理他。

『是不是生了氣？』他笑。『還是那麼假正經？……喂，你看看。』

別人一個勁兒淘着米，腦袋也不回一回。

『哈，怎的——不回過——臉兒來——』調着腔，扭扭腦袋，擎着玉圈子的手在紫灰色的空氣裏畫了個圈。

不成，他媽的。

『哼！』他說。

可是不能就這麼丟了手。他那隻扭過她臉子的右手在——癢不像癢，麻不像麻的。一扭，那片腮巴子就扭成白色，手一放，才慢慢地回到紅色。這麼一張臉子他可不能就丟了手。

可是主意還沒打定，任三嫂可逃到了野老公那兒。

『哼，這騷貨太不識抬舉！要是找到了她，總要結結實實給她一頓……』

這回可就——哼，她原來在莊谿。她罵過他。她不依他。她跟上莊谿那姓劉的小子。好，你瞧着！

祥大娘子來告訴長太爺她兒媳的下落。

『你老人家看怎麼個辦法……』她什麼都得和長太爺商量，不僅因為他是族紳，他還對任三好：任三借了他的那筆錢一直沒還他。

『抓她回來！』長太爺拍一下桌子，把手心都拍紅了。『淫奔！——任族上的面子掃盡了！抓她回來，我給她一點家教！……』

『我先到她娘家去告訴一下，你老人家看是……？』

二